

# 在城鄉間製作地方感：與馬崗聚落保存共進的跨域共創行動

林奎妙\*、何睦芸\*\*

## 摘要

位於東北角地理極東點的馬崗漁村，是一由海岸砂岩搭建而成的風土聚落，居民多以小型採集漁獵維生。2018年起，馬崗遭遇私人土地收購與都市計畫的雙重開發危機，居民與外來關注者透過文化資產申請、文化復振機制，號召社會大眾關注海洋文化的未來，本文作者所發起的「石在工作隊」亦響應其中。

2021年，團隊嘗試將地方感放入更大時空尺度中，製作出「馬崗漫遊 App」，以「風」的歷史性與「路」的現代性辯證為核心敘事，帶使用者走讀漁村地景，探索影響聚落發展的動態因素：公共政策中的東北角，曾是宜花東通往臺北的運輸要道、能源供應地與城市遊憩腹地。同年底，在臺灣當代藝術實驗場（C-LAB）進行的「浪來了旅遊接待會所」展覽，打造一虛擬觀光區使觀眾如旅人般自由穿梭在旅人日誌、生活物件及國家政策和開發方案間。展覽

---

\* 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研究所碩士生

\*\* 藝術創作者

來稿日期：2024年2月22日；通過刊登：2024年9月18日

嘗試替地方性（Locality）注入更多公共性與反身性，讓「地方」（Place）得以走出「地方」（Location）的地理框架，呈現出團隊在馬崗感知到的危機：鄉村風景、城鄉差距、聚落危機或許正一體多面地在其他角落上演，今日馬崗，明日可能是全球化發展失衡下的任何地方。

關鍵詞：土地正義、文化資產、社會實踐、藝術創作

## 一、研究動機

自2018年起，位於東北角三貂角燈塔下的馬崗漁村，以及與馬崗相鄰的卯澳漁村，接連遭逢來自公／私部門所引發的土地迫遷與開發案威脅。2018年，先有馬崗居民世居的土地遭老地主變賣給專司土地收購的人頭公司（以下稱新地主）、而新地主對居民祭出「拆屋還地」的訴求；隔一年，則是馬崗、卯澳兩個相鄰且位於同一個都市計畫區中的漁村居民，在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說明會中，發現政府預計在兩地進行野溪加蓋、拓寬馬路及興建遊艇港的規劃。這些承襲自二十年前的發展想像，在今日看來，除了需要拆除民房來取得計畫土地，也將嚴重破壞聚落風貌與生態環境。影響漁業聚落環境與住民居住權益甚鉅的雙重危機，帶動了三貂角區域的旅外人士、在地居民與外地聲援社群的聚合與協作，共同發起聯署反對不當都市計畫、提報三貂角的石頭厝為文化資產等行動。行動最終促成「三貂角文化發展協會」的成立，以更有組織性的力量來進行長期的人文與生態維護工作。<sup>1</sup>

由本文作者們發起的「石在工作隊」，亦響應在這一股多方促成的文化復振陣隊中，東北角漁村的消逝危機牽引著成員們各自生命歷程中對社會正義、公眾參與的探尋，在不同時間點進場後促成團隊的成形。包含本文兩位作者在內的三位核心成員皆非在地人，而是棲居在大臺北地區的北漂族；<sup>2</sup>三人亦不

1 三貂角文化發展協會簡介：[https://sdca.org.tw/?page\\_id=387](https://sdca.org.tw/?page_id=387)，2024/05/20。

2 石在工作隊主要核心成員有三：林奎妙（本文第一作者）曾從事社運工作，2014年後投入城市中具文化遺產潛力的老建築保存行動，關注遺產論述形成過程的公共性；何睦芸（本文第二作者）為藝術創作者，創作類型含括計畫型創作、劇場設計；陳衍良為視覺設計與介面設計的專業者，與睦芸常年支援NGO遊行道具與刊物視覺製作。林奎妙在2018年馬崗發生土地爭議之初，便進入馬崗進行自發性的田野工作，同時也參與地方協會發起的文化復振行動；何睦芸與陳衍良於2020年進入馬崗，協助林奎妙進行地方小展的展場與視覺設計，而後，三人以「石在工作隊」的團隊名義申請計畫，以共創行動持續馬崗議題的推進。工作隊並不在馬崗駐點，而是以核心成員利用各自接案之餘的時間頻繁往返於臺北與馬崗，並因著計畫擴充工作隊的人力，包括邀請居民、長年關心馬崗的朋友進場。在歷經人力、物力高度集中的行動產出後，工作隊往往會「休耕」一年以稍作沉澱，核心成員會個別或以團隊型態支援地方的文化活動，或開展新的田野，以此有機拼湊的模式滾動、前進。

以駐點形式留守馬崗，而是頻繁往返於臺北的水泥叢林與馬崗田野、城市中的各式會議與鄉野閒談之間。因著「移動」的特性，成員的身體與意念不斷在「旅人」與「行動者」的角色間切換，使團隊留意到東北角的山海景觀充分具備使都會人口擺脫日常疲累的感官魅力，但同時也經驗到同樣的山與海並無法留住年輕世代在此安居、致使人口與土地雙重流失的現況。

而位處偏鄉的馬崗因著「私人土地買賣」而來的土地迫遷，及後續文化資產指定登錄議題，在持續性地製造「公共輿論」的路徑上，與成員過去參與城市中的土地正義、反迫遷、歷史老屋搶救的經驗相較，有著明顯不同。在團隊成形後，聚落幾乎已難再比照前一階段的動員強度，聚集居民前往城市中的抗議現場與法院訴訟中。團隊的行動必須貼合著聚落當下的現實脈動而為，才能與居民、關注者進行妥適的跨域共創，從而以文化藝術搭建出大眾得以進場共感的公共界面，持續牽引社會關注。

本文書寫的時間區段落在2018至2022年間，是聚落密集對外進行迫遷議題的公共輿論製造、開始浮現了各種差異隱憂以及經驗觀光資源進入聚落等變化的關鍵階段。文章將在第二節「個案介紹」中詳述馬崗事件與基地背景、這些變化歷程的細節，以及團隊從聚落的現實與現象中得出的問題意識與關注。第三節「文獻回顧」則借重社會學中處理「觀光」的理論與研究，與團隊經驗到「地方」的命運經常與「城市」的動態共振、交纏——包括新地主的進場與關注者的到來，都是城鄉交互影響的一環——的現象進行對話，以及團隊如何從「觀光」現象中提出共創行動的方向。第四節與第五節分別為「共創行動介紹」與「共創方法分析」，主要處理團隊於2021至2022年初的行動，如何結合居民、各方關注者的能量，以「城鄉連線」的概念在馬崗製作出現地聆聽裝置以及在城市中進行展覽，透過兩個作品來傳達團隊在馬崗事件的感受，與紛至沓來的觀光客進行對話。最後一節，將就邁入迄今已第六年的實踐經驗，提出在地方進行文化藝術實踐的反思。

## 二、個案介紹：馬崗保存行動概述

以下，以「內外社群聚合期」（2018年5月～2020年6月）、「文化觀光萌芽期」（2020年6月～2021年8月）、「海洋印象發展期」（2021年8月～）三階段，簡要說明自2018年起，位於三貂角的馬崗與卯澳漁村遭遇的挑戰，以及各社群如何因應時勢變化，發展出因應行動。

### （一）地方、危機與社群行動

位於臺灣本島最東邊的馬崗漁村，行政區屬新北市貢寮區福連里，在突出的海岬上形成一個由海岸砂岩搭建而成的小型聚落，平日實際居住人口約有60餘人。居民多操持傳統海洋技藝，常年以近海捕撈與沿岸採集、養殖為經濟收入，也有極少數中壯世代在鄰近公家機關如燈塔、漁會、國小任職，或於福隆、澳底等大型聚落的觀光設施如海鮮餐廳或遊憩園區服務。馬崗在日治時期的謄本資料中是一具有百餘年歷史的聚落，但卻有近半數居民的屋舍是搭建在他人土地上，形成「屋地不合一」的居住型態。<sup>3</sup>不料，2012年一家專司土地收購的公司（即新地主）<sup>4</sup>找上了老地主收購其名下的土地；2018年，新地主透過法院寄來「拆屋還地」的文書，居民才明白世居的土地已遭變賣（胡慕情，2019），並只能選擇與新地主協談居住的權力，或上法院釐清彼此的權力界線。面臨迫遷危機的居民在聚落裡掛起白布條，但僅吸引一日地方新聞的關注，直到向新北市政府提出文化資產申請後，才開始有專題報導進場。

居民朝文化資產化的程序邁進，是期待著公權力能平衡這一場力量懸殊的私權爭議，協助保存深具風土意義的石頭屋聚落（游顯德、黃蔭華、陳思翰，

3 據居民說法，馬崗本為無主之地，許多屋舍早於戰後的土地登記制度興建，但聚落中有少數人將聚落土地登記為自己所有後，居民才開始繳納土地租金，幸好，偏鄉土地租金也不高，因此彼此相安無事至今。

4 該公司不僅買下了三分之二個馬崗聚落，也在東北角沿海大肆獵取土地，只不過馬崗讓它踢到鐵板，此行徑才曝了光。

2001：19；蕭文杰，2019a），以確保馬崗珍貴的海女採集文化不會失去依附的場所（蕭文杰，2019b）。此行動經媒體揭露後引起環權會<sup>5</sup>的關注，並邀請本文第一作者林奎妙進場協助蒐集文化資產申請所需的資料，爾後，環權會在社群中也扮演著法律專業資源協助者的角色。在這個階段，聚落約有三分之二的居民支持文化資產保存，另有三分之一則持保留或反對態度，前者多為可能面臨「拆屋還地」之訴的住戶，後者的屋舍則蓋在自有土地上，在前期蒐集文史資料時，第一作者常可感受到前者對後者的潛在情緒。

2019年7月，極東之地屋漏偏逢連夜雨，內政部都市計畫通盤檢討的書圖顯示，馬崗與鄰近的漁村卯澳將有拆屋闢路、興建遊艇港與野溪加蓋等規劃。而「馬崗聚落建築群」的申請案，也遭新北市文資審議會否決（陳文姿、周好靜，2019）。由於卯澳漁村常年配合漁業與海洋研究單位進行「貢寮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sup>6</sup>的工作，已有海洋環境維護意識的居民，第一時間發起連署反制不合時宜的都市計畫。該行動在環保團體聲援下很快獲得上萬民衆支持，除了擋下不當政策，也促成旅外與在地的馬崗、卯澳有志之士成立「三貂角文化發展協會」，從被動抵抗轉向積極監督政策，並開展文化復振與環境維護行動來帶動傳統漁村轉型，因應人口與土地流失等危機。第一作者在此時也加入協會導覽志工的培訓行列，並開始邀請年輕的文化關注者前來馬崗調查石頭屋，自立建立聚落的基礎資料，持續與文資會認定馬崗聚落「不具價值」<sup>7</sup>的見解做對話。

從馬崗居民因應土地爭議起身行動，至2020年夏天為止，可視為三貂角在地、旅外與聲援社群的「內外社群聚合期」（2018年5月～2020年6月）。

---

5 全名「財團法人環境權保障基金會」。環權會官網：<https://erf.org.tw/>，2024/9/1。

6 漁業署於1999年設立保育區，除禁止卯澳灣內漁船作業，沿岸採集也必須遵守相關月份，以及採集物大小等規範。詳情可見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網站：<https://mpa.oca.gov.tw/ProtectedDetail.aspx?id=16>，2024/5/15。

7 108年度第7次新北市政府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落建築群史蹟文化景觀審議會會議紀錄：<https://reurl.cc/nNpEX6>，2024/5/15。

在此階段，社群們除了頻繁與機關發生形式不拘的「對話」——時而陳情抗議、時而會議座談——也透過耆老口述、技藝示範與課程辦理，積極挖掘三貂角漁村的在地知識（local knowlegde）並轉化出能夠吸引外地人造訪的導覽活動。

## （二）成為「國家風景」

前述組織性行動使馬崗、卯澳頻繁在媒體上露出，加上新冠肺炎期間國外觀光受到管制，反而帶動了國內觀光潮，兩個漁村相繼成了觀光景點。2020年夏天，過去默默無名<sup>8</sup>的馬崗開始有了社區漁村導覽與海鮮小店。7月，新北市政府發布馬崗導覽訊息；<sup>9</sup>8月，交通部觀光局行駛於「瑞芳—福隆」區間的觀光公車延駛至馬崗點。

此時，本文第二作者何睦芸與另一位成員陳衍良受第一作者之邀，利用馬崗居民無償提供的空間，將前階段蒐集自居民的文物、口述與史料，夾帶著土地迫遷的訊息轉譯成適合大眾閱讀的「石石在在——我們的記憶／技藝」（以下簡稱「石石在在」）地方文物展（高俊宏，2020）。於此階段成形的「石在工作隊」以「發掘、轉譯地方特色敘事」服務聚落裡外的需求、邀請朋友前來看展與給予回饋，感受著「報復性旅遊」降臨前，馬崗本有的素樸與靜謐。團隊的「展覽」和協會的「導覽」在「文化觀光萌芽期」（2020年6月～2021年8月）扮演的角色有二：第一，對外提供貼近聚落生活的資訊，傳達依海生活與傳統技藝的地方特色；第二，作為居民與外界接觸的介面，讓大家開始能夠從外部的觀點回看自己生活中踐行的「生活者智慧」。

8 卯澳漁村過去在里海政策、海洋大學與社區發展協會協作下，相對有名氣，亦發展出服務觀光客的飲食設施。與卯澳僅有一岬之隔的馬崗漁村，雖同在「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的範圍中，但作為一傳統小漁村，除了海蝕平臺偶有生態觀察社群出沒，會在此駐足與留下紀錄者多為享受寧靜漁村與海洋資源的潛水族與磯釣客；村子的小雜貨店會販售石花凍給踩著自行車路過漁村的假日遊客，此外，沒什麼人談論馬崗。

9 新北市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訊息發布：[https://fishery.ntpc.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20&article\\_id=1343&keyword=%E9%A3%9B%E9%AD%9A](https://fishery.ntpc.gov.tw/cht/index.php?code=list&flag=detail&ids=20&article_id=1343&keyword=%E9%A3%9B%E9%AD%9A)，2024/08/30。

2021年春天，陸續有遊客依著協會的地方特色推廣與「藻·海女」導覽前來，隨後，在影視節目報導、官方粉專與自媒體的傳播效應下，到了8月三級警戒解除階段，馬崗的海鮮、海景與貓已成遊客打卡三寶。越來越明確的遊憩飲食需求使得聚落的海味小店如雨後春筍般冒出，最後，「海鮮文化」的聲量似乎漸漸勝過了「海洋文化」。進入「海洋印象發展期」（2021年8月～）的馬崗，既有地方社群百花齊放地開展聚落導覽、海女助教培訓、生態調查，同時也有眾海鮮小店提供各種非地方日常飲食的澎派海味，滿足遊客的感官味蕾。檯面上，兩種不同的海洋印象營造並不衝突，甚至共同催化青壯世代返鄉協助小店經營；但牽引石在工作隊進場的「拆屋還地」訴訟卻屢戰屢敗，<sup>10</sup> 選擇與土地收購公司和解的戶數也日益增加。被和解的土地上長出一塊塊「私人土地，請勿擅入」的立牌，旅外的和解戶也開始減少返鄉頻率，又間接導致了屋舍頹圮。

### （三）在榮景與敗退之間

綜上所述，三年多的發展下來，使團隊經驗到偏鄉居民要透過抗爭型的行動進行持久戰，有著許多來自聚落外部與內部的考驗。

首先，馬崗位處人口外移嚴重的偏鄉，居民多依海維生，對文資提報、法律訴訟等資訊的掌握度不高、仰賴潮汐與風浪討生活的生計模式、以及與行政單位和司法機關的心理和物理距離等，對人們要持續上街頭對公部門陳述意見或到法院與新地主抗衡，都是門檻。這與城市中的議題可透過記者會、議題團體相互聲援而持續曝光，有非常大的不同。

其二，新地主身為收購土地的專業公司，也不是一次狀告其持有土地上的所有住戶，而是選擇先從閒置空屋、遷居戶先下手，<sup>11</sup> 待這些住戶敗訴或被迫

---

10 多數與新地主對簿公堂的家戶，幾乎在無法提出法院認可的正式土地租約文件下，被宣判無權占有他人土地。訴訟過程牽涉司法機關判定上的細節，不再此贅述。

11 對新地主來說，閒置空屋意味著所有權人並不在當地發展，而遷居戶被視為對於馬崗沒有情感上的黏著度，兩者遇到官司都是容易「知難而退」、「識時務」的類型。

和解後，再引用這些敗訴或和解案例對其餘擔憂可能被告的住戶逐一進行「招降」。面對新地主具策略性的個個擊破，居民也難持久集結成「群」的面貌。

第三，馬崗的土地爭議係因「私人土地買賣」而起，與其他由政府政策主導的開發建設、土地徵收或重劃（如社子島、航空城、反南鐵東移等）不同。後者因發動者為公部門，相對具有號召公民進場議論的正當性；前者處境即便令人同情，但在無法形成集體行動下，爭訟場域往往只能被限縮在法院規範的訴訟程序中，不但一般人愛莫能助，公部門往往也像免責似地袖手旁觀。

當2019年居民向政府提出「馬崗聚落建築群」文化資產登錄申請，雖可視為將私人土地議題推進「文化資產」公共性討論中的一步、也因此獲得民衆的關注，但在第一作者曾參與的城市保存運動的經驗來說，涉及私人產權爭議的案例往往是公部門眼中的燙手山芋，<sup>12</sup>幾乎都以「不指定登錄」劃下句點，馬崗也確實未能突破同樣的限制。更困難的是，到了2020年，馬崗不但存在著本就對保存持保留態度的「自有土地戶」，曾共同訴求文化資產保存的「拆屋還地戶」，也因新地主的策略奏效，再分出不願妥協的「堅持戶」與「和解戶」，這種「三分天下」的狀態，過去訴求聚落完整保存的行動也面臨新的挑戰。可以說，在「石石在在」一展結束後，馬崗的土地迫遷議題已難以再比照「內外社群聚合期」那樣的能量進行公共發聲。

但另一方面，社會大眾卻順著各式觀光指引進入了馬崗。那麼，如何讓這一處擁有石頭屋、海女文化的海岸，能夠持續發出聲音、吸引更多人同理依海而生之人的遭遇，並持續關注海岸的未來呢？初來乍到的遊客，會因為實地走訪而更有機會成為新型態的關注者嗎？又，當聚落中有三分之一的居民擁有自有土地、三分之一的居民被迫妥協而放棄永久居住權、而另外三分之一的居民仍想堅持抵抗或尚未繳械時，團隊身為外來的行動者，該如何理解、面對聚落內部的差異？

---

12 在馬崗的情境中，一旦政府指定登錄為文化資產，等同於侵害了新地主的財產權，將面臨訴訟之累。

上述因著聚落變化而來的懸念，驅動著團隊在「石石在在」後的行動轉向，在陳情抗議行動幾乎不再可行後，接續以「浪來了：馬崗聚落跨界共議行動」，<sup>13</sup> 探索共創行動的可能。

### 三、文獻回顧：觀光與凝視

我們思索觀光客凝視的對象，藉此認識跟凝視對象剛好相反的社會構成元素。也就是說，想要搞清楚「正常社會」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那麼取徑於不同社會團體如何建構屬於他們自己的觀光凝視，不失為一個好辦法。（Urry & Larsen，2016：24）

馬崗的新地主在面對外界質疑時，曾回應購地是爲了將馬崗低密度開發成渡假村、帶動地方繁榮、促進青壯世代回流；<sup>14</sup> 而馬崗在疫情期間經驗到「從無到有」的觀光化浪潮，則是地方社群、關注者由下而上的自救行動所添的柴火，目的也是希望促進觀光經濟能爲老化的漁村找回年輕人。觀光的願景就像雙面刃，既吸引土地收購公司來此囤購土地、投資獲利；又是在地居民反抗外來暗黑勢力時，仰賴的一帖良藥。面對兩股不一樣的力量在當下的交纏，團隊既得參與在觀光化的歷程打造中，又必須轉譯著馬崗因觀光而遭遇的土地迫遷危機。

本文借重社會學家 John Urry 與地理學者 Jonas Larsen 所撰寫的《觀光客的凝視3.0》一書，書中綜整了各式觀光論述，並提出「視覺凝視」（visual gaze）的概念來分析觀光客的行爲以及支撐各種「凝視」發生的社會機制。同時，也爬梳空間專業者對國家政策、治理模式的批判觀點，將馬崗編織回東北

---

13 2021年，石在工作隊以「浪來了：馬崗聚落跨界共議行動」提案入選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CREATORS 創作／研發支持計畫」，在此創研計畫的經費支持下，有了後續章節將書寫的共創行動。

14 新地主提供給獨立媒體的發展簡報：<https://eventsinfocus.org/sites/default/files/卯澳馬崗三紹角-發展願景0717-1.pdf>，2024/09/01。

角的區域發展脈絡中，重新理解它近年的變動。

### （一）「凝視」作為一種脫離「尋常」的視覺練習

如同多數觀光論述都將現代觀光的起源指向19世紀中葉的西方社會，兩位學者也以同一時期的英國社會作為分析基礎，探討1840年因著第一次工業革命而發展成熟的勞工階級的出現，如何造成快速都市化造成城鎮生活空間的擁擠與階級分化現象，並使「休假」、「休閒」的概念也隨之出現。此時，攝影技術的成熟，遠方的獨特風景得以透過影像傳播來到大眾眼前，鐵路運輸的發展也允許新興工業市鎮中的勞工階級能夠透過造訪他方而擺脫日常。社會經濟與技術的發展，終於讓自然美景不再專屬於貴族階層（Urry & Larsen, 2016: 14）。

另一支撐觀光的要素，是人們觀看的能力。John Urry與Jonas Larsen認為，縱然觀光行為中也有其他感官刺激，但「視覺」仍扮演優勢主導。人們的「視覺凝視」（visual gaze）與僅是轉動眼球的「觀看」（seeing）不同，前者除了僅取決於個人心理狀態、經驗、記憶，也會透過各種動態影像和再現技術建構——諸如攝影機、電影、電視、相機乃至於今日具拍照功能的手機，逐漸形成各種凝視的文本、框架而取得權力，再影響渴望「偏離常軌」（departure）的人們觀看「地方」（place）的方式，亦即，觀光行為背後涉及一套由社會建構的「視覺體制」（Urry & Larsen, 2016: 22-23）。

2020年，受疫情所困的人們將旅遊的渴望移轉到過去未曾聽聞的祕境馬崗，搭配著國家觀光部門的宣傳，快速將在凝視框架移轉至此，拍照打卡、評論傳播，如複寫紙般書寫著「漁村印象」——小卷米粉、滷鮑魚、蔚藍海景與貓咪。這些進展既是地方社群由下而上爭取公共資源進入邊陲漁村的成果，也是後疫情社會人們對自由浸泡在遼闊海景中的想望，不斷透過「自媒體」生產並傳播「報復性旅遊」的視覺文本，如此與19世紀中的英國勞工階級的出遊心情遙相呼應。

## （二）「凝視」作為論述與社會關係的建構

但John Urry與Jonas Larsen探究觀光客凝視，目的並不在解釋人為何要旅行，而在分析凝視的「系統性」和「常規性」本質。前述提及，除了個人經驗，凝視也取決於打造一地一景該是什麼「模樣」的論述工程。此工程涉及了許多專業人士與政府官員的角色，諸如旅遊指南、攝影師、部落客、負責觀光政策的單位等，都不斷地替各魅力景點的建構添柴火。再者，魅力景點能夠蓬勃發展，被凝視者的角色亦功不可沒：「建構的觀光勝地之所以發展著重，歸根結柢，不正是所有觀光客凝視的對象做出的回應？既要保護自己隱於後臺的日常生活不受侵擾，又要把握良機，適時展示生活，藉此獲利。」（Urry & Larsen，2016：32）馬崗自2020年陸續開設了五、六家由居民開設的海味小店，小店外牆或店內裝潢常常張貼自家人下海採石花、石頭屋、潮間帶美麗生物等充滿在地特色的照片。隨處可見的「滷鮑魚」、「小卷米粉」招牌，明示著觀光客來馬崗必得蒐集、方能不虛此行的味覺紀念物。越來越多外景節目、美食部落客、網紅也以馬崗作為拍攝點；地方官員來馬崗用餐更是必須透過拍照打卡來表示自己對當地經濟的貢獻。

馬崗在很短的時間內經驗到地方協會的文化復振與各種觀光論述生產者在凝視者與被凝視者間製造出「一組有系統、從未間斷的社會關係和實體關係」（Urry & Larsen，2016：41-42），將本無人知曉的漁業小村快速雕塑出觀光小鎮的雛型。地方文化復振行動無疑鳴了第一槍——而石在工作隊也合力扣了板機，但其後的發展已超乎行動能量所能調節的範圍，是觀光客、更多觀光相關人士、店家共構的結果。

## （三）凝視、遊憩化治理與私人土地

在馬崗享受「爆紅」甜頭的同時，汗水排放、垃圾製造、交通阻塞成為聚落時不時浮現的問題；而涉及聚落完整性與居民生存權的土地正義，與一家家海味店的開幕卻朝向兩極化發展。本文也藉助臺灣本地的研究，試著將時空尺

度延長與放大，來重新理解眼前混雜著私人資本、國家、社會大眾、地方居民等多種力量的觀光現象。

1990年，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以下簡稱「風管處」）<sup>15</sup>委託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夏鑄九團隊撰寫「卯澳漁村保存與觀光發展計畫」，前言便揭示東北角海岸是臺北都會區休閒的去處，爲了「避免唯利是圖私人低品質遊樂場所的濫建」與「積極逐步闢建有品質、有特色的遊憩據點」而有了該計畫的誕生（夏鑄九、徐裕健、賴志彰，1990：1）。

該計畫仔細分析東北角海岸的社經脈絡，提及1970年代前的東北角海岸，因爲位處軍事要地、陸運不便，在開發不利與軍事管制下，意外保留下依山傍海的原始風貌；但1970年代臺北都市擴張對東北角的影響，卻帶來現代性對傳統村落價值體系及社會構造的瓦解。1979年，連貫基隆與蘇澳兩大港口的北部濱海公路開通，也貫穿、解構了沿線漁村，尋求資本進一步積累的動力，在遇到都會區飽和的瓶頸後，也開始朝邊緣挪移。鉛鋅廠、煉銅廠，乃至於核能發電廠都在此時看向東北角。工業與都會遊憩需求幾乎同步延伸至東北角，海岸於是成爲「各種目的不同，且彼此有使用衝突之活動及計畫的競爭之地」（夏鑄九、徐裕健、賴志彰，1990：14-17），既是發電廠，也是新樂園。

即便只著眼觀光目的，早在1982年省住都局將東北角海岸規劃成臺灣第一個國家風景區前，東北角已是臺北都會人口的休閒好去處，當時福隆海水浴場、瑞澳海水浴場和鼻頭角，都可見玩水、健行的身影（夏鑄九、徐裕健、賴志彰，1990：22）。空間專業研究者陳俐君指出，1980年以降當「國民旅遊」作爲緩和高度都會化、工業化之緊繃壓力的工具，大型觀光設施的開發與生態保育的矛盾，也使風景區內「浮現了生活（傳統產業）、生態（自然保育）與生計（觀光商機）等不同價值取向，以及憑依不同價值而生的人群交錯和衝突」（夏鑄九、徐裕健、賴志彰，1990：22）。

---

15 即今日的交通部觀光局的「東北角暨宜蘭海岸國家風景區」的前身。

學者王志弘在探究國家「水治理」的文章中，說明資本力量會在官方欲振興地方經濟的治理下，順著海洋遊憩風潮「瓜分和商品化了海濱和海域資源」（王志弘，2013：39）。若1979年北部濱海公路通車後的車禍糾紛、<sup>16</sup>1980年代反核四運動的高張與2011年貢寮居民反對政府徵收民地、交付財團蓋飯店（廖靜蕙，2011）等，可視為前述「衝突」的表現；那麼把「馬崗」放入這樣的「城鄉關係」的動態中，便不難發現公共政策其實再度將地方發展中的文化能量挪用整編進1970年代中期以降東北角海岸「遊憩化治理」（recreational governmentality）中（陳俐君，2014：15），利用「海洋」成就「陸地」、鼓勵「核心」消費「邊陲」的思維，自然對鑽營土地收購的流竄資金起了「順水推舟」之效。<sup>17</sup>若以此重探馬崗漁村分歧的頹圯與繁榮、私人土地爭議與國家政策的推波助瀾，便都是環環相扣的同一件事了。

地理學者David Harvey認為，新自由主義色彩的國家治理，允許資本盡其所能將自然資源私有化、商品化、貨幣化和商業化（Harvey，2016：280）。最經典的案例莫過電影〈海角七號〉中的經典臺詞「土地也要BOT，山也BOT，連海也要給我BOT！為什麼這麼美的一片海，被飯店圍起來？」電影臺詞因諷刺當時各級政府與財團各種BOT圈地案，成為了大眾朗朗上口的金句。馬崗事件雖不是BOT，但土地收購公司看上漁村自然資源的觀光趨力，企圖從中賺取交換價值；地方社群由下而上的文化復振召喚來觀光客的凝視、並帶來經濟與人口的回流與成長，但每想到新地主或許正樂見其成地看著居民與相關社群替其證明馬崗具有觀光價值／格，又使人坐立難安，這種分歧發展背後都牽涉了政府的治理失調。正因如此，地方協會與聲援社群很難僅以傳統社區營造或地方創生的模式來面對馬崗課題，眾人經常得往返於城市與漁村間，參與在各式會決定地方命運的機制中（如都市計畫審議會、文資審查、訴

---

16 田野工作經常會與濱海公路上的大型車輛車禍擦身。居民也曾轉述地方頭人集結自力通緝肇事逃逸者，或起車不當被砂石車司機以無線電呼叫同行出面圍堵等奇談。

17 馬崗新地主在馬崗聚落的文資審查會上向公部門提出「海景圖書館」、「歐式石頭城堡」與「活絡地方經濟」等規劃藍圖，作為其圈地的社會正當性。

訟等），而居住在城市中的成員則響應著城市裡的各項行動。此「城鄉連線」的行動模式，也成為石在工作隊後續共創的主軸，試圖與造訪馬崗的遊客，以及城市中未來的潛在遊客做對話。

## 四、共創行動介紹

2021年，石在工作隊順著觀光客「凝視」的目光回溯城市遊俠們對海的渴望與地方真實生活的差距，將「馬崗事件」置入更長的時間軸與更大的區域變化脈動中，透過「浪來了：馬崗聚落跨界共議行動」計畫，製作出《私人土地請勿擅入》（以下簡稱《私人土地》）馬崗現地漫遊APP與在城市展演空間中的「浪來了旅遊接待會所」（以下簡稱「浪來了」）展覽，以共創行動揭露眼前的分歧發展從何而來，並推進團隊思考聚落能往何處去。

### （一）《私人土地請勿擅入》自導式走讀

政府觀光政策、普羅大眾旅遊習慣，結合部分居民以家戶為單位賺取餐飲收入而共譜的「海」，多呈現海洋在感官上的豐裕與美麗；這與在地社群主打地方知識推廣與保存、改善聚落人口嚴重老化困境的著力點存在著有差異，落回聚落的空間分布上，也呈現出分立發展的跡象：

圖1紅色區的家戶，世代居住在非自有土地上（多數已歸土地收購公司持有），因改建不易而維持既有低矮的石頭建築與曲折巷弄，是



圖1 馬崗聚落圖

說明：紅色區多為有拆屋還地紛擾的家戶，綠色區是餐飲小店集中區，褐色是九孔養殖產業設施（多已廢棄），藍色是海蝕平臺、漁港、與海。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底圖取自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地方社群讓遊客認識風土建築的重要場域。綠色區域多為自有土地與現代樓房，較適合發展現代餐飲服務，在2018年申請文化資產時，該區居民對於自家屋舍要被政府納管多半存疑或反對。在遊客習慣透過導覽員的指引的走讀模式下，時空的流動感與聚落的差異敘事較難有出場機會，因此，感受著一波波遊客湧入的石在工作隊，第一個行動計畫是針對遊客們亟欲遊憩的體感和凝視的欲望，說不一樣的故事。

2021年春天，啟動共創行動的當下，地方協會的預約制導覽也已上路。為尊重已開展的導覽模式、同時也借重成員在劇場設計與介面設計的專長，團隊選擇以「非人」觀點重新改寫聚落的故事，並邀請聲音演員演繹「風」與「路」的聲音角色，再製作成可供個體自由探索聚落空間的劇場式漫遊APP。APP以類獨白的聲音帶領遊客沿著圖1的色塊，自紅色危機區、褐色產業設施、綠色餐飲區，一路走向藍色海蝕平臺與更遠處的「私人土地請勿擅入」立牌，再折回聚落中的石頭民宅，閱讀居民的手寫信（如圖2）。

APP文本內容改寫自居民的口述訪談，將原來由人傳遞的真實感，改由「風」與「路」拉開距離進行敘事，使用者更像是無意見聽到風與路的絮語，而可保有自己的解讀空間（如圖3、4）。此外，「風」沉穩地演繹時間與自然交織的變化、人類與自然共生的智慧與韌性；「路」則是現代性的隱喻，辯證其對漁村的解構與重構，諸如當東北角因為開路而被納入都市文明生活與新興機會中，成為漁村人口流失的拉力，但從他方遷移至此的移工、新住民、遊客，是否與小漁村之間，是否也能成為彼此的機會與命運：

為了減緩我帶來的傷害，人們必須全副武裝。漁船和屋頂被牢牢地繫在石頭上，大門一律要從外頭反綁。地勢較低的住戶，時不時由觀浪窗緊盯著我的蹤跡，在大浪來襲前一刻，從窗戶逃往高處的石頭屋避難。  
（敘事點8 | 風）

你看看眼前這些倒塌的石頭屋，不是風造成的，或許，風曾經不小心推



圖2 漫遊APP路徑範圍

說明：旅程共有 12 個敘事點，敘事點的內容詳見附錄。

資料來源：作者繪製，底圖取自內政部國土測繪中心。



圖3-4 漫遊APP實際使用概況

說明：左圖為敘事點 6，右圖為敘事點 12。遊客會沿著聚落區一路走向人煙較罕至的終點——聚落邊界的土地收購公司立牌。此處可清楚回望三貂角燈塔與馬崗聚落的全貌。

資料來源：石在工作隊攝影。

倒這些房子，不過人們總是很快地又把房子蓋了起來。這是人的選擇，是我帶著他們去城市打拼賺錢，任由房子倒下，一睡不醒。（敘事點 5 | 路）

順著空中的路，有另外一群人從越南、印尼、菲律賓、中國……飄洋過海來到這裡。他們在這建立家庭、照顧別人的家庭，有的人生活在船上幫忙捕魚。（敘事點 9 | 路）

從前的雜貨店只賣柴米油鹽，如今，也賣起石花凍給遊客了。還有人特地來看石頭屋，以後，這裡會變成什麼樣子，誰也說不定。（敘事點 9 | 路）

沒有人的地方常常被說荒涼，但是，我已經活了幾千幾萬年，享受過寂靜的聲音。我記得居民落腳之前這裡的樣子，也清清楚楚記得他們是怎麼從海邊挑著一塊塊石頭蓋起房子。可是我不能理解，為什麼這塊野草叢生的空地，設了圍籬、還插上「私人土地 請勿擅入占用」的牌子……（敘事點 12 | 風）

漫遊APP的產生，既是受觀光潮衝擊下企圖對馬崗田野與真實性的回應，也是在實存的景觀裡創造具想像力敘事空間的作品，目標在於連結起聚落的異質空間（heterotopia），讓「當下之外的時間感」、「大於地方的他方動態」與「非人物種」得以現身，在以民宅為主的風土建築敘事外，描繪更大範圍的漁村文化景觀以及景觀的變動感。沉浸式體驗的設計讓遊客調度自身的感受，順著團隊整理的時空路徑解讀馬崗聚落的差異風景，但鎖定現地才能發生的聆聽，其侷限是人們若不到馬崗，便可與陌生漁村的迫遷事件毫無關連。<sup>18</sup>

此外，地方社群由下而上的文化復振招來觀光客的凝視、並帶來經濟與人口的回流與成長，但一想到新地主或許正樂見其成地看著居民與相關社群替其證明馬崗土地確實具有觀光價值／格，又讓人陷入動輒得咎的矛盾中。因此，如何處理「看不見、卻不斷影響著馬崗」的「城市」、「資本」的存在，成了團隊完成APP後的主要任務。

---

18 C-LAB 創研計畫的觀察員張又升做了類似的提醒：張又升，2021。如果熟悉一切的開端，那麼在此之前呢？「石在工作隊」引導下的馬崗漫遊。CLAB 實驗波：<https://mag.clab.org.tw/clabo-article/a-wave-is-coming-cross-border-discussion-and-action-of-magang-village/>，2024/8/10。

## (二)「浪來了旅遊接待會所」展覽

2021年年底，石在工作隊選擇抽離日漸熟悉的馬崗，在蛋黃區的空總<sup>19</sup>中製作「浪來了旅遊接待會所」（以下簡稱「浪來了」）展覽，利用城市作為機會與交流催化劑的特性，將地方知識、變遷脈絡、自然景觀等訊息透過劇場情境式布局，打造一虛實交錯的「觀光現場」。展場並無規劃動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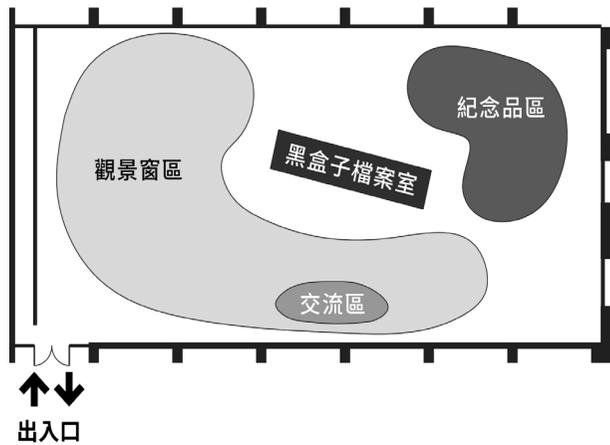


圖5 「浪來了」展場平面圖

說明：觀景窗、黑盒子檔案室、紀念品區、交流區，各隱喻或扮演「人群交錯的海邊、形塑地方的政策與行動、褪色中的地方性、服務臺」等。

資料來源：石在工作隊，2022。

（如圖5），開放展場中驅動觀眾移動的可能是光源、物件或聲響，比擬人們到陌生地方觀光時，借重多重感官來觸發視覺凝視。所有檔案、生活物件與遷徙敘事影像的陳列方式都轉置著馬崗居民的生活姿勢或感受，觀眾可如海女採集深蹲拾起旅人日誌閱讀、打開袋子嗅聞海藻、由洞裡窺探龐雜的資訊，以身為度地建構自身的觀看這些地方文本。此外，為使展覽情境可指涉任一漁村或海邊，所有物件與資料都隱去「馬崗」之名，至多以「東北角」或「三貂角」作為地理指稱。

### 1. 觀景窗區

觀眾從入口進場後，隨即遇到的第一個展區為「觀景窗區」。此區以大布幕投影馬崗即時海景，成為觀眾凝視視覺。布幕前有不同型態的椅子和與之相符的物件圍繞，代表不同角色看海的視角：露營椅和釣具是逐浪釣魚的釣客；

19 「空總」為臺灣當代文化實驗場（C-LAB）的實體運作場域，前身為「空軍總司令部」，故得此名。



圖6-8 「浪來了」觀景窗區

資料來源：Cloud Chen、石在工作隊攝影。

沙灘椅是遊客，上有造訪馬崗的旅人日誌；皮質沙發上是土地收購公司和其公開的開發願景；也有居家躺椅或板凳，象徵居民（如圖6～8）。

## 2. 黑盒子檔案室

物事都有雙面性而利弊沉澱於歷史，由挖空黑幕的小洞裡我們看見，但需要伏低、或許仰視，然後可能頓悟「私人土地請勿擅入」的另種意義。<sup>20</sup>

橫亘展場中央的「檔案室」為一巨大封閉的黑色量體，內部充滿會議室明亮感的燈光（與外部展場的昏暗形成強烈反差）但卻讓人「不得其門而入，觀

20 此為曾報導馬崗迫遷事件的公視記者胡慕情（2022）於臉書寫下的觀展心得：<https://reurl.cc/4QMoNv>，2023/4/4。



圖9-10 「浪來了」黑盒子檔案室

說明：一側是政府、資本力量對海洋的想像，另一側是東北角地方居民以地方海洋元素作為符號所展開的反制。

資料來源：Cloud Chen、石在工作隊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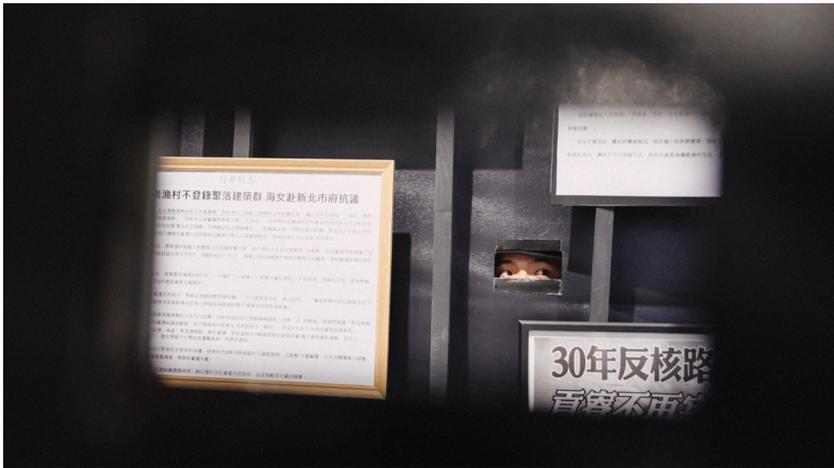


圖11 「浪來了」黑盒子檔案室

說明：每個孔縫的視線有限，觀眾只能從有限的資訊中逐一拼湊起時間軸、趨近地方發展的全貌。

資料來源：Cloud Chen攝影。

眾僅能透過黑幕上刻意鑿開的微小孔洞，窺視「北部濱海公路」進入東北角後的各種政策、開發計畫與媒體報導。屬於國家與資本力量的意圖和地方的回應被配置在量體兩側，可從一側讀到社運場域所欲批判的發展模式，如核電廠、區段徵收、雪隧通車與三貂角圈地與開發；另一側則看到地方挪用風土意象（漁船、媽祖、海女、石頭屋）進行社會動員、反制外力的創意，雙方一來一往構成了四十餘年北部城鄉關係的圖譜（如圖9～11）。

每個微小孔洞所見有限，仿若「一知半解」在時間長河裡既是東北角人被剝奪知情權後的果、也是讓他們憤而揭竿起義的因。觀眾身為黑盒子的「局外人」雖豁免於選邊站，但拼湊每個孔洞所能見的、理解到今日習以為常的「海岸遊憩」竟是由國家、資本、地方、城市遊客長期互動出來的一環時，仍可置入自身的小寫歷史（histories）探究是否曾與邊陲漁村的脈動錯身或共振，進一步反思自己在海洋政策中，是哪些力量的無意識推波助瀾者、力挽狂瀾者或其他角色。

### 3.紀念品區

在「浪來了」紀念品區與觀景窗區間，除了橫亙著黑盒子檔案室，但也留下了後臺通道，通道上復刻了土地收購公司在馬崗設置的「私人土地請勿擅入」立牌，穿越立牌即為漁村觀光展演的後臺，藏著小寫歷史的生命敘事與面對迫遷的身心。

紀念品區由一映像管（CRT）與「流浪車」構成，映像管循環播放行動錄像〈居民或遷徙者，與他們的紀念品〉，內容來自團隊詢問居民「如果有一天要離開這裡，只能帶走一樣東西，你會帶走什麼？」居民經過思索自身處境後、將離別的象徵物件放入一台乘載回憶的「流浪車」中，並接力推行「流浪車」挨家挨戶蒐集紀念品，儀式性進行道別及離場預演，這些紀念品可能是一顆象徵「放不下的心」的石頭、英年早逝的先生遺照、神像、釣魚的技藝、餵養的流浪貓等……。展場的音聲來自居民們的離家獨白——捨得與捨不得帶走的是什麼，紀念品區的浮光殘影持續流動，暗示這並非塵封不動的場景，而是正在進行式（如圖 12 ~ 15）。

透過紀念品區，團隊帶觀眾翻越訴訟中經常一翻兩瞪眼的結果論，看到居民面對搬遷的抉擇與權衡，以及彼此間的異質如何構成離散的重量——無論是「旅居外地、失去可以回去的老家」、「離開住了一輩子的地方」或「雖是移居者，但仍希望可以在馬崗永遠生活下去」，都是失落。對內則啟動「離別預



圖12-13 「浪來了」紀念品區

說明：左圖為黑盒子檔案室旁通往紀念品區的通道。右圖為紀念品區，上方懸掛三貂角地方大事記，暗喻正處於退色、消逝危機中的地方。

資料來源：Cloud Chen 攝影。



圖14-15 紀念品區作品與製作現場

說明：左圖為紀念品區中CRT行動錄像〈居民與遷徙者，和他們的紀念品〉中的一景。右圖為錄像拍攝現場，海女陳岡市將想帶在身邊的重要物件擺上流浪車。

資料來源：石在工作隊攝影。

演」，讓檯面上較少發言的居民們開始言說、模擬離開的情境，使沉重紛亂的心情透過「物件」、「儀式」被他人聆聽，或自我沉澱。

## 五、共創方法分析

工作隊從「石石在在」的地方文史小展，發展出以《私人土地請勿擅入》漫遊APP中的「風」與「路」帶領遊客在現地探索聚落的變遷，後續再此「浪來了旅遊接待會所」一展的大量檔案文獻、口述、生活物件、旅人日誌，在城市裡堆疊出既虛擬又真實的「觀光現場」，並列一觀光區的榮景與頹圯、開發與保存等現象。此變化可視為從知識或資訊性的展示，轉向處理馬崗此刻面臨

的價值權衡與地方社群苦於分寸拿捏的現實，並企圖運用「更具策略性而不帶侵略性的藝術語言」（莊偉慈，2022：178-179），將居民的處境穿透資訊年代的災難疲勞（disaster fatigue）與大眾媒體中對迫遷事件的既定印象，傳遞給觀眾。

以下，將統整團隊具體透過哪些方法，逐步使展覽成為參與式文化行動的介面、透過展覽聚合社群力量，重新溝通著「城」與「鄉」。

### （一）柔化「邊界」，開放入場

在爭訟之地進行實踐，團隊很難避免觸碰迫遷與保存過程中的各種「邊界」：居民支持或反對文資保存的邊界；繼續抵抗新地主與妥協放棄的邊界；新地主財產權與文化公共性的邊界；民間文化人士與學院文資專家間相互理解的邊界；民間奔放多元的文化論述與公部門僵化制度能否相互涵容的邊界；他者／他方與我的邊界。

在自媒體與內容農場崛起的閱聽時代，公共議題的討論多以「對立」來書寫「邊界」兩端的關係，網路意見領袖（Key Opinion Leader）也擅長以「劃界」召喚支持者快速站隊。如此一來，總有人會因為難以對號入座而選擇對公共議題疏離、噤聲。但團隊因著過去參與社會運動的經驗，以及在馬崗的田野與觀察，明白邊界的出現經常是反映著既有體系、各選項背後的現實困境。例如，馬崗聚落保存行動中，土地迫遷戶選擇借助文資制度來訴諸公權力進場，非迫遷戶則擔心文資的指定登錄會使自宅修築受到限制，兩者看似相互衝突的立場背後，卻都來自想自由、長久在馬崗生活的冀望，但一旦缺乏對成為文化資產管理維護的認識，人們便只能快速選邊站，以避免損傷己身利益。又，在文資審議場域中，當審議會做出「馬崗不具聚落建築群價值」的決定，固然其過程有可議之處，但被隔離在審議程序外的支持者與居民，往往會怒不可抑地質疑文資審議會「是否真懂文化資產」。此一衝突背後，反映文資審議制度僅能以「有價值」、「無價值」來定奪一棟老房子的命運、沒有模糊地帶；以及審議機制的封閉與僵化，導致民眾無法對等與委員們進行意見交流，徒增不信



圖16-18 「石石在在」展覽現場的馬崗棋局、訴訟布告欄與石頭拍賣品

資料來源：石在工作隊攝影。

任。但報導或事件關係人的自媒體中所呈現的事件，往往僅能以相互不諒解收場，強化二元對立的理解模式。

2020年「石石在在」小展製作前，是第一作者經驗文資保存邊界相互傾軋的尾聲，面臨迫遷的居民為屈居弱勢的一方，因此，該展覽自然扮演了「發聲器」的功能，在迫遷與文資保存爭議的處理上，皆以受壓迫的居民立場作為對外的理解路徑，以此吸引直覺式的同理與關注。諸如，在現場張貼居民的訴訟資料、以石頭拍賣物象徵土地炒作，或透過一棋局裝置，在楚河漢界的兩端擺上代表居民和新地主的棋子隱喻兩股力量的拔河，觀眾可透過這些設計指認出「邊界」的存在（如圖16～18）。但到了《私人土地》和「浪來了」階段，團隊透過前者的敘事串接不同聚落空間在發展差異上的消長，並置入影響聚落變遷的時間與外來因素；後者則以多元視角的「地方特色」進一步探討連動迫遷與保存中的各種角色，柔化「馬崗賽局」的界線，調度不同狀態的觀眾的旅遊經驗進場，與事件現場做對話。

## （二）組織聲援社群共構地方感

John Urry 與 Jonas Larsen 將觀光客的凝視分成教育、健康導向、團體凝聚力、享樂和玩耍、遺產和記憶導向、國家論述等六大類，各有其殊異的社會性。這意味著觀光客的凝視（tourist gaze）不總是浪漫化漁村地景、忽略地方

的矛盾與掙扎。畢竟，觀光客之所以對他人的「真實生活」感到著迷，正是期待透過移動將感官投放陌生之地、觀看他人的生活，多少能窺見自身經驗難以察覺的真實（Urry & Larsen，2016：43）；一如馬崗居民透過凝視他人的凝視，理解自己日常所蘊藏的特色。

只要大眾渴望重新理解自己早已框架化的日常，就有值得文化工作介入轉化之處。於是，團隊視展場為一社會動員的現場，除了轉譯取材自居民的故事，也吆喝、重新編織對事件有感、想做點什麼的關注者進場貢獻一己之力，將展覽開放為一居民與城市聲援社群共創「地方感」（sense of place）的介面。「地方感」在人文主義地理學學者Tim Cresswell的眼中，是「人類對於地方有主觀和情感上的依附」（Cresswell，2006：15），因此，展覽現場有諸多居民口述、聲援社群共同描繪主觀感受中的馬崗，後者包括不斷前往馬崗拍貓的大叔、進行畢業製作的空間科系學生、記錄地方知識的博物館學研究生等。外來關注者則以圖文並陳的「旅人日誌」<sup>21</sup>寫下各自經驗的漁村人事物，多元的地方敘事與旅人日誌成了詮釋漁村的文化媒介（cultural brokers），提供觀眾對於海洋文化多面的理解，區別了淺碟且單一的地景消費（如圖19～22）。居民的故事則藉由「如果有一天要離開，你想帶走什麼？」的提問所提供的物件和「現聲說法」，直接傳達居住者的「戀地情結」（topophilia）。<sup>22</sup>

展期內團隊也規劃數場座談，邀請聲援社群進場分享彼此的田野歷程，抑或是與澎湖文化工作者的跨海對談。「觀景窗」展區在座談時變身為聊天會客室，座無虛席的分享除了內容具有跨界交流的公共能量，更像是網絡的動員效應使不同時期來到馬崗的人、未來想從事海洋相關研究的人相互認識，共同成為馬崗的強力後盾。無論是組織動員或文化保存面，這些透過展覽創造的對談與新檔案，也在發揮「馬崗檔案庫」的效益。

---

21 在團隊的引導下，這些文件皆隱去「馬崗」二字。

22 為人文主義地理學者段義孚的簡體中文書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臺灣並無自己的翻譯版本，但學界一般將topophilia一詞譯成「地方之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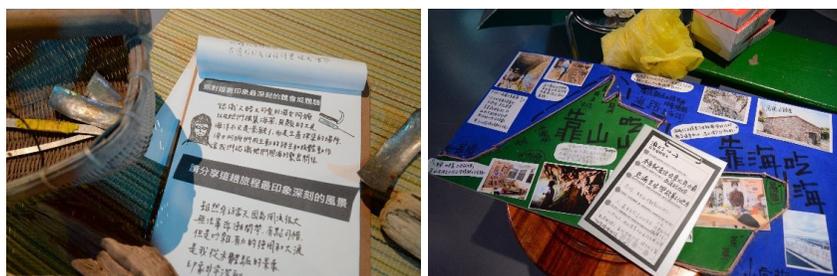


圖19-20 「觀景窗區」的「旅人日誌」

說明：左圖為北藝大博物館研究所學生在參訪馬崗後，以「快問快答」形式寫下的輕快心得；右圖為九份金礦博物館館長造訪馬崗後製作的東北角圖文介紹。

資料來源：石在工作隊攝影。



圖21-22 麵包車旅人日誌

說明：擅於描繪市井小民的朋友蘇凌，搭上日日行駛於濱海公路上的麵包車，從行動攤車的角度認識沿線漁村動態，如：鰻苗季必須準備更多麵包給前來搭帳篷的捕撈者。麵包車受漁港移工託付幫忙購買物資、幫婦女送電器到宜蘭維修，是東北角數十年如一日的加值服務。

資料來源：Cloud Chen、蘇凌攝影。

### (三) 以逆向之旅重塑城鄉關係

邊陲地帶與資源運作中樞間的實體距離，往往反映著文化資源與公共服務的落差。馬崗與展場的距離，也成為團隊選擇在城市中傳遞訊息時，必須時刻自我檢視的倫理命題，若不將這樣的差距惦記在心，那麼孤懸在城市中的展覽極可能使創作者不自覺成為邊陲苦難或美麗的代言人，安於單向訴說與接收回饋。展期尾聲，團隊策劃了一場包裹著「看展」的城市之旅，邀請居民進城走走，期待讓物件的所有人也能體驗自己生命故事被擺放安置、與被解讀的過程，使展覽的效應能與遠處的馬崗彼此共振。



圖23-24 馬崗居民久違的小旅行

說明：路線為：馬崗→猴硐礦工文物館→臺灣當代實驗場（展覽現場）→新地主公司→大稻埕碼頭→（搭船）→關渡宮→馬崗。左圖為居民在大稻埕南北貨商行鑑賞他們最熟悉的採集物「石花菜」，右圖為環權會在船上介紹彼岸的社子島。

資料來源：石在工作隊攝影。



圖25-26 左圖是「觀景窗」區的大布幕，其上投影著馬崗即時海景。並未參與小旅行的居民，與來到展場的居民，正透過現地的鏡頭與展場布幕打招呼。右圖為居民端詳著「紀念品區」裡的物件，有些居民提供的物品是大家從未見過的私房照

資料來源：石在工作隊攝影。

有別於近年居民來臺北總是在機關門口拉布條、或抱著訴訟資料直奔法院，這次，這趟在城市等候著的不是警察、記者，而是不同時期曾出現在馬崗的熟面孔——環境權保障基金會、馬崗攝影愛好者、社區大學講師、買海菜的常客、協會志工等。團隊邀請他們從「從外地到馬崗幫忙、休憩的人」切換成「在城市裡接待馬崗人的在地伴遊」的角色，主客易位地陪居民從大稻埕搭船到關渡，參拜好久不見的關渡媽。<sup>23</sup>當船隻行經社子島時，環權會向大家介紹

23 關渡媽是馬崗三年一次繞境時必定邀請的貴客，但2020年因疫情取消了繞境活動，當下居民已經有四年未見關渡媽的身影。

淡水河左右兩岸的殊異地景：一面是三重蘆洲的河景大樓，另一面是由低矮房舍構成、因區段徵收而有居住權問題的社子島（如圖 23 ~ 26）。即使位於天龍國河岸，仍會因它相對邊陲而被劃定為必須為美好願景犧牲的「地方」。幸或不幸，馬崗在當下的時空並不孤單。

這場「同舟共濟」之旅，團隊將「參與」交還給馬崗事件中的各個主體，讓態度分立的居民與多元的聲援社群能彼此相互參與。邀請的居民包括了土地自有戶、反對文資保存者、欲和解戶等，在由空總前往大稻埕的路上，特意經過新地主的公司，使大家在鬆軟的情境下，重新表達對土地迫遷事件的感受而非立場；同時也讓曾個別造訪馬崗的朋友看見彼此在城市中可成為被馬崗動員組織的「網絡」，而居民得以認識到城市中除了令人感到無力的審議、訴訟、抗議，也存在著願意持續支持馬崗的複數力量。大費周章包船、呼朋引伴的行程籌劃，替展場的深邃昏暗增添了熱絡的奇幻感，旅行像是一場「儀式」，讓來自大海的鄉親得以從被凝視的角色中解脫，自在地觀看展場中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與物件，重新理解外人如何將他們習以為常的生活場域連結出新的意義。

綜上所述，無論是馬崗現地漫遊 APP 或城市叢林中的「浪來了」，共創行動始於學習辨識各種襲擊馬崗的浪並與之共處，再試著對現象背後的複雜力量提出可能的行動方向——透過物資、人群、當代資訊的流動，「地方」已不再是一疆界明確的物理性指稱，而是不斷透過交流而辯證、共譜的變動現象。團隊將地方重新置入更大的社會脈動中——無論納入同一時間正在發生同樣的問題的個案，或是拉長變遷的時間軸、放大與之共變的空間範圍等，企圖找到重構地方安全網的力量來源，這股力量可能來自地方內部、鄰近區域曾有的交陪網絡或城市。而展覽期間，立基於現實迫切性而展開的藝術行動，負責將社群網絡所形塑出的對話性美學納入其中，從物件製作、講座和行動，團隊透過創造事件不但讓個體的角色有了變化——從到馬崗餵貓成了城市中的接待者、從參訪學生成成了旅人日誌的撰寫者，讓彼此相互看見、交流進而有了「網絡」感，以此與搖搖欲墜的地方產生緊密的社會連結。

## 六、結論

人類學一度定義的「文化」如今已成為過去，當下再現的挑戰是如何呈現與了解在地／全球的歷史相遇、共同合作、支配與鬥爭的群相，我們必須正視混雜的現象，無論國際化或生根在地的經驗。（Clifford，2019：29）

本文書寫的跨域行動，始於2018第一作者進場，止於2022年1月「浪來了旅遊接待會所」一展。在這之間、之後與當下，團隊的文化行動又隨聚落的變化與積累邁入另一階段。切分出該區段的意義，在於行動基地「馬崗」於此段時間內經驗到迫遷與觀光兩道浪所帶來的變化，而以「參與」和「連結」作為行動指向的團隊也必須快速地因應時勢，調整行動的身形，最終在共創行動上提出「城鄉連線」的概念來回應所見所思。2022年，展覽結束後團隊隨即浸泡在地方交陪的工作中，與在地的夥伴協力將三貂角特有的採集與飲食文化轉置出「馬崗四季餐宴」的文化產品，以休閒體驗的介面更直接與城市消費者進行對話，方法上的藝術性與跨域分工的特色相較於本文討論的主軸較不顯著。2023年至行文當下，又轉以「海角接力」的概念來開展祭儀世代傳承、區域海洋文化交流的工作，邁入另一階段的工作規劃。

考量閱讀的順暢度，書寫上不得不省略過程中的諸多所思與侷限。在此，補述團隊透過實踐行動而開展的認識與未逮之處，為本文作結。

### （一）從海洋視角重探依海聚落的價值

2018年，由本文第一作者先行開展的調查工作，曾一度面對馬崗不但在正史上找不到任何直接史料，連在Google上也僅是一個受釣客、生態觀察家青睞的秘境，僅有風管處的出版品中能找到些許社會人文的描述。

此困境並非馬崗特有。學者祝平一提出，戰後的漁業史研究多為技術官僚史，既有的漁村聚落書籍因為大量使用文獻材料但缺乏田野，存在漁撈活動與

陸地生活解離的問題，唯有從田野與史料的辯證關係中，才能開展漁業史研究的新視野（祝平一，2001：195-291）。地方社群透過口述訪談逐步拼湊起在地知識的圖像，確實發現到，在「以陸窺海」的史觀中，馬崗是個名不見經傳、很難僅以風土建築去與社會產生更多連結的漁業聚落，但若以「海」重探三貂角的發展，便會發現三貂角在海運年代作為「噶瑪蘭（宜蘭）—雞籠（基隆）」交通中繼站的重要角色，直至1924年宜蘭線鐵路通車，航運的功能才逐漸被陸運取代。「海」作為一開闊、四通八達的通道，確實替馬崗敘事帶來許多新的取徑：國防、賞鯨、船難、漁法漁具所凝聚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乃至於1970年末漁業衰退前，漁人們因海上作業而產生的海域交陪等。若從歷史變遷的縱深重探小漁村的身世，也發現北部濱海公路通車前的漁村並不貧乏與封閉，而是有它置身於現代性之外的各種魔幻生存之道。<sup>24</sup>

因此，過去文資審議會從習以為常的陸地觀點著眼，探究石頭屋的形制是否完整、是否維持原貌來評斷聚落的價值，無疑窄化了聚落背山面海的特質，其決議也有待商榷。或許，更該留意海角風土建築如何因應浪與風的力量，發展出特殊的紋理、厚重的石頭牆，以及在狹小腹地上仍會因新式材料的輸入而自力進行適當的增改建來滿足居住需求。

## （二）以身／心為度，跨界的反身性

行動過程總有朋友會問，為何選擇大費周章地以展演形式來處理議題，而不以文字或影像更為簡潔的方式來進行倡議。無論是APP或展覽，製作精神在於團隊透過溢出（spillage）文化藝術領域的行動，將觀眾、居民、關心馬崗社群編織進場，使作品或展覽作為人際關係跨域與跨實體共感交流的媒介。這樣的工作特性，也使得團隊很難抽離人與人真實的互動，單純以量化、或關

24 以祭儀為例，貢寮的淺山與沿海小聚落間，曾每年舉辦「長征」的祭儀協力，在漫長的海岸線與曲折的山路間，將關渡宮的二媽如接力賽般一個庄頭接著一個庄頭上山下海的迎請作客，如此維持著與都市平原大異其趣又不可思議的祭儀盛事，並在信仰儀式中傳遞足以面臨惡劣環境的力量。

鍵事件的成敗來衡量行動的有效性。而善用不同生命間交會所產生的火花，反而有機會在看似無望敗局中創造出新的可能。

在面對大眾的面向上，馬崗迫遷案的性質使它在各種土地正義案例中並不容易突出，或僅能透過對立的方式顯像。但作為一「觀光」景點，重視人們的「在場」——無論是在馬崗現場抑或在城市中的展場，透過藝術行動強調感官性、身體性、經驗性的抵抗意識與行動方法，得以讓抽象概念或不存在於現場的聲音變得具體可感，其游離特質確實透過解構來拔除固定框架、特定語言，讓詮釋問題的方法有更多面的選擇，使現實得以放置於獨有的思辨空間（何睦芸，2019：81）。前階段由第一作者進行的文史調查成果，在經過藝術重新編碼後，可以《私人土地》APP的敘事結構，沿著聲音文本的時間性、漁村路線導航建構一個容納著迫遷戶與非迫遷戶的敘事空間，稍微縫補聚落內部在發展上的分歧。也可如「浪來了」情境式展覽，偶然的、隨機的、無起承轉合的，以主題式分區邀請觀眾如田野歷程般，撿拾拼湊自身對城鄉差距的理解，甚或是藉由「地方」的缺席與城市人渴望前往他方的欲望，讓觀眾凝視著那份尚未移動的空缺，在去與不去的選擇間辯證思考遊客在城鄉關係中的位置——人們前往地方的動機，是爲了蒐集目光焦點，抑或是尋找自身與他者的真實性連結？

在面對與團隊最緊密共創的居民，則更像是生命框架的相互碰撞與融合。在「石石在在」展覽結束後，第二作者曾將她在利澤偶戲村製作的作品《這裡什麼都沒有》帶到馬崗演出。偶戲結合著實體演員、小偶與道具，並不演出以特定角色構成的聲光戲碼，而是在昏暗中以默劇型態探討長者失智的生命課題。散場後，成員曾試圖詢問年長者看到什麼訊息、如何思考失智與長照，未料對方並未順著提問框架給答案，反而說出「你們這些少年仔，很看得起我們老人」這樣一句話。以戲論戲，似乎難透過言語溝通得到預設的回應，但居民卻是以自己的生命狀態，指出他們接收到年輕人不嫌老人無用，在訪談、展覽、戲劇等工作中表達看重年長者智慧的心意。若想理解居民怎麼經驗團隊的工作，經常存在前述未被意識到的框架侷限，考驗團隊是否能夠細膩且開放地

容納他人的生命觀進場，才能接收對方生命如何感知、接收團隊的工作意義，並接收到居民以自己的方式——也許是招待一鍋免費的魚湯或邀請參加進香團——所回饋的肯定與鼓勵。這也成就後期以「逆向之旅」包裹「看展」的設計，讓居民透過旅行儀式，以身／心接收團隊所欲表達的「城鄉連線」具體為何，代替論述性的表達與認識取徑。

### （三）浪的迴響

石在工作隊的近年行動隨著聚落的變化跨足體制內部與外部，既要擦亮一地的特色，還得傳達此中隱藏的危機，深刻意識到團隊亦為動彈不得的結構中的一員，也開始留心起每一步如何有所為、有所不為地前進，這確實使團隊每隔一段時間就必須處於半休眠狀態、沉潛後再行動。但行動的當下，每每因為有地方協會與其他夥伴共同支撐著其他地方工作，使團隊更有自由度著眼於「公共性」與「社會連結」的打造。

這樣的工作取向與「石在工作隊」結合了文化資產調查、藝術創作、社會倡議、社群組織等多個領域的工作方法有關。加上迫遷事件使居民快速接受當代力量如倡議團體、律師、媒體的進場，使團隊在馬崗發展田野工作的過程並無太大阻力。但與其他到馬崗進行研究工作、目標明確的團體相較，成員們參加城市中與馬崗相關的各類會議、協助律師撰寫訴訟所需的文化專業者意見書、替社區友善小店彩繪牆面、教長輩使用手機等，並未設限地「攪和」在居民的生命中，踏實的交往才是使共創能夠發生的第一塊基石。

回顧實踐軌跡，無論是「石石在在」、《私人土地》、「浪來了」或其它文化行動，過程中因社群聚合而逐步搭建起協作介面，確實擦亮了漁村、海洋的敘事豐富性。開始有學校指名到馬崗「聽不一樣的海的故事」，並希望了解漁村的土地為什麼會被賣掉、關心海洋文化何去何從；亦有團體來馬崗辦理「大富翁」遊戲，讓民眾思考「價值」與「價格」的議題。其他面臨土地迫遷議題的行動者或關注者也會主動來到馬崗請益，或透過聚落的文化活動現身相認。

迫遷與觀光就像兩道「大浪」，推開了馬崗原來較為封閉的大門，使「浪來了」成為聚落當下動態的隱喻。沿著馬崗聚落岸邊行走，開闊的海蝕平臺時常可見海女在浪尖上採集的身影。問起她們如何與海共存，總是三句不離「觀浪」——要會曉看湧頭，湧來就要走。當個體面對一股無法抗衡之外力，基於生存本能，必須有所行動；同時，若能掌握浪的特性，或許便能在逆境中化阻力為助力，如同沿海捕撈、採集必須藉由風浪帶來可食用藻類和魚群。

團隊無法預測浪會將漁村推往何處，但願意尊重地方的生活脈絡、空間紋理和生命型態，持續以「隨波逐流」的姿態，和居民共同推展不設限的行動。同時，持續透過行動創造介面來邀請更多關注者進場。這幾年團隊透過計畫型創作支撐每一次行動的開展，但在行動與行動之間更多是呼朋引伴地網絡編織工程，使得行動能夠有延續性；被動員進場的關注者們也能共同透過參與馬崗的工作而獲得學習與啟發。相信會有越來越多人以「實際在場」取代「是否為在地人」的身分辨識、以「移動」取代「返鄉」的傳統地方工作想像，不斷在載浮載沉的地方中投下石頭，有朝一日，我們將能在浪裡踏出一條屬於馬崗的生存之道。

## 引用文獻

1. 王志弘，2013。戲水：人水關係的除魅與返魅，休閒與社會研究，7：21-49。
2. 何睦芸，2019。「在此一舉」——從舉牌社群情動凝聚朝向社會擴展之藝術行動探論。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藝術跨域研究所碩士論文。
3. 胡慕情，2019。極東有難 | 當開發撲向馬崗漁村聚落，時間碼：0' 15" -21' 10"。臺灣：公共電視。
4. 胡慕情，2022。Facebook，<https://reurl.cc/4QMoNv>，2024/9/4。
5. 夏鑄九等，1990。卯澳漁村保存與觀光發展計畫。臺北：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海岸風景特定區管理處。
6. 祝平一，2001。碎鏡零史——戰後臺灣漁業史研究回顧，新史學，12（2）：195-231。
7. 高俊宏，2020。石石在在——我們的記憶 / 技藝展，馬崗的保存運動，ARTalks，<https://talks.taishinart.org.tw/juries/kch/2020091301>，2024/8/29。
8. 張又升，2021。如果熟悉是一切的開端，那麼在此之前呢？——「石在工作隊」引導下的馬崗漫遊。CLAB 實驗波，<https://mag.clab.org.tw/clabo-article/a-wave-is-coming-cross-border-discussion-and-action-of-magang-village/>，2024/8/10。
9. 莊偉慈，2022。藝術做為社區和城市的中介平臺——石在工作隊的「浪來了，旅遊接待會所」，藝術家雜誌，561：178-179。
10. 陳文姿、周好靜，2019。馬崗闖新北文化資產失敗——百年石頭屋、海女文化保存堪憂，環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node/219264>，2024/8/29。
11. 陳俐君，2014。海角變樂園？台灣東北角海岸的遊憩化治理。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12. 游顯德、黃蔭華、陳思翰，2001。東北角人文之美。臺北：交通部觀光局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13. 廖靜蕙，2011。強制徵收又來了？改善「庶民生活」案——貢寮人恐被迫以地換地，環境資訊中心，<https://e-info.org.tw/node/68299>，2024/8/29。
14. 蕭文杰，2019a。貢寮鄉馬崗、卯澳的石頭屋文資保存危機，典藏 Artouch 專欄，<https://artouch.com/artouch-column/content-11375.html>，2024/9/1。
15. 蕭文杰，2019b。近廟輕神：被忽視的馬崗、卯澳的非物質文化資產「海女文化」，典藏 Artouch 專欄，<https://artouch.com/artouch-column/content-11477.html>，2024/9/1。
16. Clifford, James. 2019. Yotaka, K. 譯。路徑：20世紀晚期的旅行與翻譯。苗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17. Cresswell, Tim. 2006. 王志弘、徐苔玲譯。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臺北：群學出版有

限公司。

18. Harvey, David. 2016. 許瑞宋譯。資本社會的17個矛盾，臺北：聯經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19. Urry, John & Larsen, Jonas. 2016. 黃宛瑜譯。觀光客的凝視3.0。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

## 附錄



APP 的12個敘事點文本摘要

敘事點	聚落空間	文本摘要
0.序曲	無	風   各式人群乘風破浪與臺灣島相遇，開啓敘事
1.定居	阿雪阿嬤家	風   靠海維生的石頭聚落特性
2.出入平安	吉和宮	居民   口述拜拜祈求的內容 風   漁村信仰與祭儀風景
3.交流	活動中心	路   出場、揭露「輸送帶」的角色
4.機會	公用電話亭	路   國家觀光政策帶動新興就業機會
5.萬物皆有時，照片見證的是消逝	廢棄房屋	風   石屋因何而起 路   石屋因何而塌
6.南風夜裡的魚香	港口涼亭	風   討海人的生理時鐘 居民   口述兒時看父親漁船進港的記憶
7.共享	石頭牆	風   石頭牆是人造界線，界線內是安居的期待
8.狂舞	馬崗街11.12號石頭屋	風   飾演颱風 居民   颱風的記憶
9.留步	阿萬雜貨店	路   既有人口外移與外來人口
10.又蕭瑟又富足	海堤小樓梯	居民   介紹海洋資源 風   居民利用海洋資源的技藝與海性
11.海的召喚	海蝕平臺	風   自然循環
12.空白之地	私人土地立牌	風   點出「圈地」的存在與對聽眾探問
0.信件	歷史建築 11、12號	居民   親筆寫給「十年後的馬崗」的信

# Making Sense of Place in Urban-Rural Gap: Transdisciplinary Co-Creation Action Growing with Magang Settlement Preservation Action

Kuei-miao Lin\*、Mu-yun Ho\*\*

## Abstract

Located at the easternmost point, Magang Fishing Village is a traditional settlement built from coastal stone, with most residents making a living through fishing and gathering seaweed. Since 2018, Magang has faced threat from private land acquisition and urban planning. In response, local residents and outside supporters have raised awareness about the future of marine culture through heritage applications and cultural revitalization mechanisms. The Existone Workgang, initiated by the authors of this article, has also joined the cause.

In 2021, Existone Workgang sought to integrate the sense of place into a larger temporal and spatial context by creating the “Magang Wander App.” The APP’s core narrative revolves around the dialectic between the historicity of “wind” and the modernity of “roads,” guiding users on a walking tour of the fishing village landscape to explore the dynamic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ettlement’s development—the northeastern coast, once a crucial transportation route connecting the east part

---

\* Master Student at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Museum Studies, Taipei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he Arts

\*\* Artist

Received: Feb. 22, 2024; Accepted: Sep. 18, 2024

of Taiwan to Taipei, served as a hub for energy supply and urban recreation in public policy. At the end of the year, the “IN WAVES Tourist Resort” exhibition at Taiwan Contemporary Culture Lab (C-LAB) created a virtual tourist zone, allowing visitors to move freely, like travelers, through travel journals, everyday objects, national policies, and development plans. The exhibition attempted to infuse locality with greater publicness and reflexivity, enabling “place” to break free from the geographic confines of “location.” It reflected the crisis in Magang: the rural landscape, urban-rural gap, and settlement crisis may be playing out in multiple facets elsewhere. What happens in Magang could be happening anywhere in a world where globalization’s development imbalances persist.

Keywords: Land Justice, Cultural Heritage, Social Practice, Artistic Creation

